

沧海一粟

母亲的第一个教师节

□ 谢汝平



(资料图片)

1985年秋天，我读初三。开学伊始，就迎来了我国的第一个教师节，全校师生欢呼雀跃，整个校园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。在那之前，有段时间教师在社会上的地位很低，被人称为“臭老九”，大家根本想不到，国家竟能为教师专门设一个节日。因此，教师节来临之际，所有的同学都在准备着，要给自己的老师送礼物。那时的我也很兴奋，但无法参与其中，因为我的班主任就是我的母亲。

母亲是一名民办教师，工资很低，每

月只有几十元钱。不过，母亲并不计较报酬，她把全部身心都扑在班里的孩子们身上，相比之下，对我的关心反而少了许多。平时母亲总是很忙，她除了在学校勤勤恳恳地上课，还要抽出时间忙田里的农活，因此很辛苦，身体也不好。在第一个教师节前夕，母亲作为优秀教师代表参加县里召开的会议，受到了有关领导的接见。会议结束后，母亲回家了。她带回了一床毛毯，还带回了一个好消息：她盼了多年的民办教师转正名额终于拿到了！

那天晚上，母亲激动不已，批改完作业后又开始备课，一直忙到凌晨三点，父亲多次催她睡觉，她却毫无睡意，身上仿佛有使不完的劲。后来父亲强行把灯关了，母亲才上床休息。但是，即使躺在床上，母亲仍然辗转反侧，怎么也睡不着觉。

教师节那天，我们上午上课，下午放半天假。中午放学时，母亲收到了同学们送的礼物，我记得是满满一篮子的东西，有玉米棒子、南瓜、黄瓜、大枣等。这些东西都是同学们自家田里产的，母亲收下了，她不想拂了同学们的心意。她说，看到这些朴实的礼物，就好像看到同学们的一张张笑脸，她心里既欣慰又感动。

刚吃过午饭，我家就来了20多名同学，他们是想趁着放假，来帮老师分担一些农活。这些都是农村孩子，在家也没什么活都干，因此母亲就没有拒绝。大家分头行动，有几名同学去田里割山芋叶回来喂猪，其余的同学帮我家收玉米棒子。收回来后，大家又帮着剥玉米粒，忙了一下午，把我家地里的玉米全都收完，剥好了，这在平时至少需要父母忙一个星期。看着剥好的玉米粒，母亲要留大家吃晚饭，可同学们都不肯吃，硬是走了。这让母亲非常过意不去，眼圈都红了。

虽说后来每年一到教师节，母亲都会收到学生送的小礼物，但那年过第一个教师节时的情景、那些特殊的礼物以及同学们的无比热情，都让母亲终生难忘，每每想起来都会感叹不已。

含饴弄孙

我陪外孙女练跳舞毯

□ 齐照生

外孙女+e（读jiāyì，文字代码）是个8岁的女孩，梳着长长的马尾辫。她的最大爱好就是看电视、玩网络游戏，这和其他的小朋友没有什么区别。

+e的父母为了保护她的视力，限制她每天看电视、玩游戏的时间。秋雨嘀嗒下个不停，+e不能看电视了，在家里能玩什么呢？这是个问题。

“姥爷，我们一块练跳舞毯吧？”+e提议。

“好，好。”我有点儿底气不足地回答，因为跳舞毯对我来说，毕竟是个新鲜玩意儿。

这是一款田径跳舞毯，80厘米见方，由防水耐磨纺织布缝制而成，正面标有双脚站立区、上下左右方向区、选择区和确认区。用长长的导线将它与显示器和电源相连，便可使用。

音乐响起，第一项运动100米短跑。我们双脚站在跳舞毯的站立区，看着显示器上的时间，三、二、一，起跑！这个玩法很简单，只要双脚加快频率，不停地跑步，一般情况下都会胜出。跑过几圈后，两人都没了激情。

我们选择的第二项运动是110米跨栏。这需要双脚快跑，遇到跨栏处，踩右区或左区跨出。看起来不难，实践起来才发现问题，我们俩老是摔在跨栏处，也不清楚是为什么。我和+e玩了数十圈，也没有熟练掌握，真是“杯具”。

我们选择的第三项运动是铁饼。这是一个较复杂的项目，要用双脚跑步来充血，当充血条达到一定值时，扔出的铁饼才有力量，这时可以踩左区或右区抛出。

我快速跑动，充血条马上达到峰值，这是个不小的能量，我立马踩右区，角度显示68°。嗨！再高的能量也被这个大角度吞噬了，最后得分32米。而+e运动时也是这个能量，但她轻轻一踩右区，角度显示28°，她的得分为52米。

+e的成绩一直在50米~60米，而我的成绩总是在32米附近徘徊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我得研究研究。

我低头一看，发现自己真是老眼昏花，原来在左、右区内还各有两个小角度区，虽说角度控制不精确，但毕竟是个控制区。

我调整了策略，成绩很快就到了60米以上。随后，我的成绩不断攀升，而+e的最后成绩在76米，还是超过了我的最好成绩。

运动的过程中，我大汗淋漓，不时用毛巾擦脸，而+e的脸上也满是汗珠，我们一边欢笑，一边竞争。

吃中午饭时，我俩都比原来多吃了许多，+e比原来吃饭的速度也快些。

妈妈回来了，+e走上前说：“妈妈，我告诉你一件开心事，今天我和姥爷玩跳舞毯，姥爷刷新了季军、亚军和冠军的记录。”

“+e的成绩比我高。”我在旁边插话说。

全家人欢快地大笑。

晚上，我在博客中记下：

2010年9月8日 小雨

上午陪+e练习跳舞毯，找回儿时的童心。面部表情^_^三级。

别样风景

夜色中的琴声

□ 符运通

晚饭后，我到洛浦公园散步，走到彩虹桥东边一个小广场附近时，突然听到手风琴演奏的动听乐曲。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我走过去一看，原来手风琴的演奏者是一位年逾七旬、下肢残疾的老先生。只见他坐在公园里的白色长椅上，正悠然自得地演奏《我们走在大路上》，前面有一辆轮椅，上面放着厚厚的乐谱。旁边坐着他的老伴，看样子是老伴把他推到这里的。

夜色很浓了，老伴打开手电筒照在乐谱上，让老先生看着乐谱演奏。一时间，我被这画面深深感动了。我轻轻地走近他们，悄悄地坐在旁边的椅子上，静心聆听那明快而悠扬的琴声。《我们走在大路上》奏完以后，老先生又奏起了《咱当兵的人》和《我的中国心》等。当我的目光从老两口身上缓缓移开时，发现广场上不知何时已站满了观众。

我不知道这对老夫妇来自哪里，也不知道他们的尊姓大名。我有心和老先生攀谈几句，又怕干扰他专注演奏的情绪。老人的手风琴拉得非常娴熟，想必年轻时是搞文艺专业的，如今虽然他已年老，下肢也瘫痪了，但那美好的旋律依然年轻。从老两口相濡以沫的情形来看，他们的人生不管经历过多少风雨，仍是那么幸福、美好，令人生羡。

影像岁月

我们的青春留影

□ 刘国珍



河南医学院是从河南大学划分出来的一个五年制本科院校，地处开封。学校的北墙外就是铁塔，铁塔北数十米就是北城墙，城墙外黄沙遍地，几乎与城头一样平。

开封铁塔其实不是用铁建造的，而是用褐色琉璃砖砌成，远看近似铁色，故人们称之为铁塔。铁塔共12层，中间有一层被日军炮火打出了一个大窟窿，看上去触目惊心。

当年河南医学院的名气很大，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人来报考，我们班上不仅有沈阳人、北京人、湖南人，甚至还有印度尼西亚人、马来西亚人等。

1955年，我经过寒窗苦读，考入河南医学院第25期医疗系，并且加入了班里的六人团小组。来自马来西亚的一个

李姓华侨学生十分富有，照相机、摩托车等奢侈品应有尽有，他主动对我们团小组的人说：“我来帮你们拍张合影留个纪念吧。”

听了这话，我们十分高兴，便在铁塔前拍了这张照片。这是我大学生活中唯一的影像记录。照片上，前排左一是来自北京的女同学刘兢，她是我们班最漂亮的女生，毕业后回到北京，如今已经失去联系。前排右边的是洛阳人李建章，他毕业后留在河南医学院附属医院，成为著名的外科专家，曾在全省巡回进行手术表演。后排左三就是我。我因病未能完成学业，回到豫西后刻苦钻研，成了当地群众信赖的医生。后排其他三名同学毕业后，也都从事着救死扶伤的光荣职业。